

毛詩講義

有清一代治毛詩者。以陳氏奭詩毛氏傳疏。胡氏承珙毛詩後箋。馬氏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三書爲最。今先采其所論大要如下。

馬氏瑞辰毛詩詁訓傳名義考云。漢藝文志載詩凡八家。有以故名者。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是也。有以傳名者。齊后氏傳孫氏傳韓內傳外傳是也。惟毛詩兼名詁訓傳。正義謂其依爾雅訓詁爲詩立傳。又引一說謂其依故昔典訓而爲傳。其說非也。漢儒說經。莫不先通詁訓。漢書揚雄傳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故。通而已。儒林傳言丁寬作易說二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而後漢書桓譚傳亦言譚徧通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則知詁訓與章句有辨。章句者離章辨句。委曲支派。而語多傳會。繁而不殺。蔡邕所謂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劉勰所謂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晉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也。詁訓則博習古文。通其轉注假借。不煩章解句釋。而奧義自闢。班固所謂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史漢儒林傳。漢書藝文志。皆言魯申公爲詩訓故。而漢書楚先王傳及魯國先賢傳。皆言申公始爲詩傳。則知漢志所載魯故魯說者。卽魯傳也。何休公羊傳注。亦言傳謂詁訓。似故訓與傳

初無甚異。而漢志既載齊后氏故孫氏故韓故。又載齊后氏傳孫氏傳韓內外傳。則訓故與傳又自不同。蓋散言則故訓傳俱可通稱。對言則故訓與傳異。連言故訓與分言故訓者。又異。故訓即古訓。烝民詩古訓是式。毛傳古故也。鄭箋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又作詁訓。說文詁訓故言也。至於傳則釋名訓爲傳示之傳。正義以爲傳通其義。蓋詁訓第就經文所言者而詮釋之。傳則並經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此詁訓與傳之別也。古有倉頡訓。故又有三倉訓。詁此連言故訓也。爾雅廣雅俱以釋詁。釋訓名篇。張楫難字曰。詁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謂字有意義也。詩正義曰。詁者古也。古今異語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引爾雅序曰。釋詁通古今之字與古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此分言詁訓也。蓋詁訓本爲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詁訓。亦曰訓詁。而單詞則爲詁。重語則爲訓。詁第就其字之義旨而證明之。訓則兼其言之比興而訓導之。此詁與訓之辨也。毛公傳詩多古文。其釋詩實兼詁訓傳三體。故名其書爲詁訓傳。嘗卽關雎一詩言之。如窈窕幽閒。淑善述匹也。之類。詁之體也。關關和聲也。之類。訓之體也。若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則傳之體也。而餘可類推矣。訓故不可以該傳。而傳可以統訓。故故標其總目爲詁訓傳。而分篇則但言傳而已。

陳奐詩毛氏傳疏叙曰。昔者周公制禮作樂。詩爲樂章。用諸宗廟朝廷。達諸鄉黨邦國。當時賢士大夫皆能通於詩教。孔子以詩授羣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誠以詩教之入人者深。而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卜子夏親受業於孔子之門。遂隳括詩人本志爲三百十一篇作序。數傳至六國時。魯人毛公依序作傳。其序意有不盡者。傳乃補綴之。而於詁訓特詳。授趙人小毛公。詩當秦燔錮禁之際時。有齊魯韓三家。詩萌芽間出。三家多採雜說與儀禮論語孟子春秋內外傳論詩往往或不合。三家雖自出於七十子之徒。然而孔子既沒。微言已絕。大道多歧。異端共作。又或借以諷動時君。以正詩爲刺詩。違詩人之本志。故齊魯韓可廢。毛不可廢。齊魯韓且不得與毛抗衡。況其下者乎。漢興齊魯韓先立學官。置博士。而毛僅僻在河間。平帝末得立學官。遂遭新禍。班孟堅說詩魯最爲近之者。素習見聞而云然也。東京已降。經術粵隆。若鄭衆師賈景伯許叔重馬季長稍稍治毛詩。然在廷諸臣猶尙魯訓。兼習韓故。鄭康成殿居漢季。初從東郡張師學韓詩。後見毛詩義精好。爲作箋。亦復間雜魯。并參已意。固作箋之旨。實不盡同毛義。及至魏晉。鄭學旣行。雖以王子雝不好鄭氏。極力申毛難鄭。究未得毛之精微。唐貞觀中孔沖遠作正義傳箋俱疏。於是毛鄭兩家合爲一家之書矣。兩漢信魯而齊亡。義傳箋俱疏。於是毛鄭兩家合

爲一家之書矣。兩漢信魯而齊亡。魏晉用韓而魯亡。隋唐以迄趙宋。稱鄭而韓亦亡。近代說詩兼習毛鄭。不分時代。不尙專修。不審鄭氏作箋之旨。而又苦毛義之簡深。猝不得其涯際。漏辭偏解。迄無鉅觀。二千年來毛雖存而若亡。有固然已。矣不揣搏昧。沈研鑽極。畢生思慮。會萃於茲。竊以毛詩多記古文。倍詳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訓。或通釋。或文生上下而無害。或辭用順逆而不違。要明乎世次得失之迹。而吟詠情性。有以合乎詩人之本志。故讀詩不讀序。無本之教也。讀詩與序而不讀傳。失守之學也。文簡而義贍。語正而道精。洵乎爲小學之津梁。羣書之鈐鍵也。初放爾雅編作義類。凡聲音訓詁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宮室衣服制度之精。鳥獸草木蟲魚之細。分別部居。各爲探索。久乃繕除條例章句。揉成傳疏。攷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而序別爲一卷。故爲二十九卷。毛公作故訓傳。時以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而序分冠篇首。故合爲三十卷。今分作三十卷者。仍毛詩舊也。古經傳本各自爲書。自傳與箋合併。而久失原書之舊。今置箋而疏傳者。宗毛詩義也。憶自髦飾。聞修趨承庭訓。依奉慈規。私淑先師之緒。博訪通人之語。擲取先秦之舊說。擧擇末漢之異言。墨守之譏。亦所不辭。而鼠璞之譬。庶幾免焉。右

夫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篇章。粲然大備。欲達治亂之原。以懷聖賢之教。其將有竣於天下後世之言詩者。長洲舊籍隸崇明陳奐碩甫氏謹撰。

(毛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

(陸德明釋文)

後者稱釋文

舊說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

序今謂此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孔穎達正義)

後者稱疏

諸序皆一篇之義但詩理深廣

此爲篇端故以詩之大綱併舉於此案陸孔意同並不分大小序朱子詩序辨說以此序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爲大序其餘首尾爲關雎之小序程大昌考古編又以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謂小序者古序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衛宏語並與舊說異亦與陸孔異

(疏)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天子之妻唯稱后妃則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言之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爲重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多序男女之事馬瑞辰曰周南序言后妃召南序言夫人孔疏謂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非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風故稱夫人皆泛論后妃夫人之德必如此而後可未嘗言及大姒也鄭君詩譜云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正是泛指后妃夫人言之若以后妃夫

人爲指大妣。則召南序又由夫人而言及大夫妻。所謂大夫妻者。又將何指乎。毛詩傳箋通說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疏）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皆歌鹿鳴。合鄉樂。后妃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細事耳。而周公制禮作樂。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欲使天子至於庶民。皆正夫婦。老子云。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與此同意。章案關雎又爲房中之樂。此序未及。當以儀禮周禮補之。詩王風毛傳云。國君有房中之樂。鄭詩譜云。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皆據二禮爲言。儀禮燕禮記。有房中之樂。鄭注。弦歌周南召南之詩。不用鐘磬之節。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周禮春官磬師。教燕樂之鍾磬。鄭注。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鄭二注不同。隋柳顧言奏房中之樂。非獨弦歌。必有鐘磬。通典宋陳旴據關雎之文。謂房中樂非無鍾磬。樂書蓋鄭燕禮記注。實未定之說。周禮鍾師又云。凡祭祀饗食。奏燕樂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賓旌人。凡祭祀

客。舞其燕樂。是房中之樂。又用之祭祀饗食射禮。不獨用之鄉人邦國矣。賈子官人篇。名薰服之樂。漢有房中祠樂。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釋文）風風也。並如字。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注本。下即作諷字。劉氏云。動物曰風。託音曰諷。崔云。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重云。上風是國風。下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也。今從沈說。案陸氏此說甚允。古音動靜字。本無異讀。說苑貴德篇。管仲曰。吾不能以春風風人。風風亦並如字。政理篇引孔子曰。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卽風也。教也之義。乃顏師古匡謬正俗。載此詩序。言所以風天下。不宜讀爲諷。風以動之。當讀云諷。以動之。不宜直作風。此序釋風者。訓諷訓教。教化。謂自上而下。諷刺。謂自下而上。說與陸氏釋文違異。釋文於上文風天下云。徐福鳳反。今不用。於此文風以動云。沈福鳳反。謂自下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陸不用沈重說。謂此方言風化。不當言自下諷上。顏氏正沿沈重之誤。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

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疏）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是永歌。長言爲一事。樂記云。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文與此經略同。樂記先言長言之。乃云嗟歎之。此先云嗟歎之。乃云永歌之。彼此各言其一。故不同。案歎與嘆字異。嘆吞嘆也。一曰太息。從口省聲歎歎吟也。從欠鵲省聲樂記一倡而三歎。倡樂也。當作唱。唱導也。永與詠字異。詠歌也。或作咏永水長也。此云永言。作永。下文吟詠作詠。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鄭注。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文選注同（疏）此音被諸弦管。乃名

爲樂。樂記云。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注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引昭二十年左傳曰。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是解聲必須雜之意。樂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案樂記又云。審樂以知政。又云。聲音之道。與政通。隋書藝術傳。萬寶常妙達鍾律。嘗聽太常所奏樂。泣然而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

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可爲此經之證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延於詩

(疏)樂記云茲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

而和樂興焉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案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鄭司農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

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襄二十九年時孔子尙幼是年九歲未定詩書而曰爲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

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鄭注反魯哀公

十一年冬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孔子正之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鄭志張逸

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得摘別篇

中義多興文心雕龍比興篇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

顯而興隱哉案詩疏云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語本此文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

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隨時之義不一。詩人之志有二。炎漢雖盛。而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比體雲構。又詮賦篇。詩有六義。其二曰賦。劉向云。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觀此可知賦比興之源流。而風雅頌又有異說。皮錫瑞曰。左氏傳載季札觀樂。在夫子未正樂之前。風雅頌皆秩然不紊。學者多以爲疑。周禮疏引鄭衆左氏春秋注云。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公十一年。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歌大小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言。季札之於樂。與聖人同。又服虔左傳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服虔正本司農。司農據周官解左氏。知其說不可通也。章案皮氏不主古文。故疑左傳不可通。賈疏引鄭司農左氏注。謂先鄭兩解。然據此經。是周公時已有風雅頌。則彼注非。孫詒讓直疑賈疏誤。以服虔義爲先鄭解。竊謂魯有禘樂。賓祭用之。非諸國可比。故孔子必反魯而後正樂。則魯秉周禮。風雅頌於襄二十九年。爲季札歌之。何足爲疑。且當時歌十五國風。幽秦魏唐。次第不同。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正變亦復雜糅。魯樂流失。旣衰。非孔子正之。雅頌固不得其所。十五國風。豈能得其序耶。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鄭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文選注同

（疏）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爲。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變詩之作。詩體不同。或陳古政治。或指世淫荒。雖復屬意不同。俱能懷其舊俗。鄭答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康叔餘烈。案鄭注周禮云。風言聖賢治道之餘化也。是風刺亦本乎風化。故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呂氏春秋音初篇。聞其聲而知其風。高誘注。風俗也。漢書地理志。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又五行志。天子采風以作樂。應劭注。風土地風俗也。又食貨志。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並可爲此經之證。蓋采詩不獨采風。大師既比其音律。國史又掌其篇第。故有變風變雅之分。而變雅亦出於變

風。故此經上言變風變雅。下但言變風。

疏謂從省而略非是。荀子儒效篇。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

之也。注風。國風逐放蕩也。國風所以不隨荒蕩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史記屈原傳。小雅怨誹而不亂。凡不逐不亂。皆發乎情而止乎禮義矣。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志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以王政有廢興。故有美刺也。詩人述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詩體既異。樂音亦殊。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事也。變風之詩。各是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正雅亦有小雅大雅之聲。變雅取其小雅之音。歌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左傳疏）就雅之內。又爲大小二體。皆天子之詩。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彊中國。樂得賢者。長育人材。於

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有受命作周。代殷維伐。受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官人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制爲大體小體。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其音既定。其法可傳。後之作者。各從其舊。變雅皆由音制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是孔氏二疏畧同。惠士奇曰。雅有大小。義不存乎小大。自序立小大雅之名。而辨難之端起。難之者曰。常武六月。同一征伐。卷阿鹿鳴。同一求賢。大小何分。解之者曰。常武王自親征。六月。不過命將軍容不同。卷阿爲成王鹿鳴爲文王。天子諸侯尊卑有等故也。難之者曰。然則江漢宜在小雅。成宣宜在大雅。今何以或反之。或錯陳之也。其後朱晦翁則謂小雅燕饗之樂。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嚴華谷則謂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章。俊卿則謂風體語皆重複淺近。婦人女子能道之。雅則士君子爲之。小雅非復風之體。然亦間有重複。未至渾厚大醇。大雅則渾厚大醇矣。三家之說。朱子於理爲長。然猶未離乎序之所謂政也。序既以政爲言。則大小必有所指。此辨難之所以紛紛也。按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據此。則大小二雅。當以

音樂別之。不以政之大小論。如律有大小呂。詩有大小明。義不存乎大小也。說詩梁國珍曰。雅之

有大小。以音別之也。猶律之大呂小呂。各有其譜。作詩者隨其事之大小。按譜而爲之。編詩者

即隨其音之大小。按譜而別之。雅者正也。樂尙正聲。故樂名雅樂。詩爲雅樂之章。故詩亦曰雅

詩。而詩之作。則備道朝廷政事。故卜子曰。政有大小。隨其事而按譜爲之。鹿鳴以下。多飲食勞

賞小事。故按小雅之譜爲之者。卽名小雅。文王以下。多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其事大。故按大

雅之譜爲之者。卽名大雅。而且樂有正變。詩亦有正變。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爲正小雅。六月至

何草不黃。爲變小雅。自文王至卷阿。爲正大雅。民勞至召旻。爲變大雅。雖車攻吉日。崧高烝民

諸詩。亦不容以意爲出入。皆樂之音節限之。猶變宮變商之不得爲正宮正商也。程泰之詩論

以南雅頌爲樂名。有可採者。議及序說。則大謬矣。詩之雅解章案惠氏亦議及序說。而與梁氏說並

以音樂爲言。不知皆孔疏所已反。但孔疏謂變雅不復由政之大小。則與序說言王政之所由

廢不合。且序言政有大小。未言樂音之體有大小。必於政外沾出樂音。終嫌肌測。今據說文。大

雅本字作大正。則小雅字同正。記也。小正大。猶言小記大記。記其大者屬大樂正。記其小者

屬小樂正。故序曰。雅者正也。儀禮鄉飲酒禮。於升歌笙間合樂後。樂正告正歌備。燕禮同。大射